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烽火中的芳华永不褪色

——寻找第一部人民电影《延安与八路军》

胡永芳



▲吴印成的摄影日记。
▲中央新影集团的西山片库。

以上图片均为电影《穿越烽火》截图

5月7日,中俄合拍纪录片《伟大的胜利——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开机,俄方赠送了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珍藏的中国抗战时期珍贵历史影像资料。这则新闻发布后,很多朋友激动地询问我:《延安与八路军》全部找到了吗?

《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于1938年,记录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面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部人民电影。这部影片曾被送往莫斯科洗印,因为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在战火中失去了踪迹,具体情况至今是谜。透过历次寻找回来的部分素材,以及留在延安的16毫米的电影素材,我们可以看到奔赴延安途中的文艺青年们,亲切的白求恩大夫,鲁迅艺术学院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抗日军政大学里的拼刺练兵场景等。

在中国文艺史上,《延安与八路军》的主创们个个名声响当当:导演袁牧之,摄影吴印咸,准备为它作曲的是冼星海。抗战爆发前,他们已在上海文艺界取得了成就。袁牧之和吴印咸先后拍摄了《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在《风云儿女》中,袁牧之和女演员王人美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首唱;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冼星海,受聘于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为电影《壮志凌云》及话剧《复活》《大雷雨》作曲,漂泊的生活终于有了安定的可能。抗战的烽火将他们投入时代的洪流。冼星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终于有能力给母亲安稳的生活,但是看着周边人们卷入到抗战当中,他终究还是要加入他们当中去。

他们历经周折,从上海经武汉,先后抵达延安——中国抗战文艺的中心。1938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到达延安,这一情景被《延安与八路军》记录。吴印成的摄影日记里对此也有清晰的记载,保存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冼星海则是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

我们今天很难想象,1938年的延安能与电

回望艰难求索路

——《人生若如初见》的创作过程

王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播出了。回忆创作过程,我的脑海中浮现两个辛丑年、间隔120年的场景。一张是历史照片,记录了1901年《辛丑条约》签约的历史现场。一张是新闻照片,定格了2021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在国际地位、民族命运和外交姿态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两个场景,是历史的镜像,也是民族复兴的见证。

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标志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列强不仅在经济上榨干中国,更是在政治、军事、司法等领域彻底剥夺中国主权。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聚焦的1900年—1912年,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最后12年。故事讲述了一群有共同理想,身份与命运各异的年轻人的传奇故事,立体展现当年中华民族的屈辱烙印以及腐朽王朝的垂危之态。我们将虚构的传奇故事与真实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希望对过去是一种反思,对未来是一种警示。

创作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影像、图片、文字资料,力图更加真实地呈现百年前的历史印记。然而,越是还原,越使人心痛。1900年—1912年,日本政府通过军事扩张、经济控制、政治干预和文化渗透,逐步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与此同时,清政府慌乱地回应了一系列举措,最终,却在现代化转型中彻底丧失了变革主动权。

1901年—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从数百人激增至近万人。他们既是清政府自救的产物,也意外成为王朝的掘墓人。《人生若如初见》正是聚焦这一群体,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中,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故事力图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深入那个动荡的时代,展现彼时日本对华“渐进蚕食”的狼子野心,展现封建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历史必然,更是展现了一代青年将个人命运系于民族命运,最终撬动历史巨轮的生动的、细腻的历史故事。记住黑暗,是为了让未来更光明。直面伤痕,是为了让新生更坚韧。

剧中的这些革命者与爱国青年,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在绝望中撕开一道光明。他们用笔杆唤醒麻木、用生命丈量理想,希望将“国家”从君主的私产重塑为全民族共同体。然而,他们的局限性在于有理想,却没有信仰。以至于革命成功之后缺乏重塑国家的能力,进而导致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直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信仰践行理想,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两年前,我拍摄了电视剧《问苍茫》,讲述1921年—1927年,从中共一大归来的青年毛泽东带着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忧国之问,矢志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一个“探路者”“早行者”的姿态,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者、开拓者,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历史故事。彼时的中国为什么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中,观众或许会找到答案。

(作者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导演)

『咫尺』舞台千里心传

郭小勇

展子虔的《游春图》历经1400年风雨,从创作到修复,从私人收藏到国家宝藏,其背后凝聚无数人的心血与坚守。中国评剧院推出的评剧《咫尺千里》以故宫文物修复为题材,折射跨越时空的传承背后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存,更在于激活。评剧作为植根民间的剧种,其声腔韵律、表演程式本就源自历史积淀,此次聚焦故宫工匠修复《游春图》的历程,本质上是对剧种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为此,我们深入故宫,观察修复师们日复一日的精雕细琢。无论是戏曲演员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还是修复师的“十年一画”,背后都是对极致的追求。

舞台设计是这部戏的灵魂所在。我们摒弃了传统戏曲繁复的布景,转而以“古画”为空间核心。舞台被划分为多个块面,修复室的红案、张伯驹的书房等皆以画框式的结构呈现。当修复师在红案前伏案工作时,舞台的块面感与人物内心的专注形成共振;工匠的每一次落笔,既是对古画的修复,也是对自身文化使命的确认。

评剧要如何吸引年轻观众?《咫尺千里》选择以现代视角重构历史叙事。我们刻意淡化线性时间,让隋代的画家、民国的收藏家、当代的修复师在舞台上“跨时空同框”。这种尝试并非简单迎合潮流,而是试图证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恰恰源于其内核的永恒价值——对美的追求、对技艺的敬畏、对文明的守望。当观众看到修复师用矿物颜料一点点修复《游春图》时,评剧的声腔韵律在剧场穹顶回响,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在此消弭,文化的生命力得以在舞台上焕发新生。

文物修复需要“修旧如旧”,戏曲的传承不能止步于复制经典,而需在坚守本体美学的同时,注入时代精神。导演是一个戏的组织者。作品是整个创作团队的一次协作,包括编剧、演员、音乐、舞台美术等等。各个环节像一幅画一样,结合成一个整体,是故宫的修复室,是评剧院的排练场,最后搬上舞台是评剧《咫尺千里》的演出呈现。

当千年古画与当代剧场展开对话,我们终会明白——传统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固守,而是以敬畏之心,在时代的土壤中重新生长。“咫尺”舞台,千里心传,这部戏的落幕并非终点,而是下一个千年传承的起点。

(作者为评剧《咫尺千里》导演)

朱洁静:舞蹈就像一双巨大的手托着我

曹玲娟

朱鸛,被称为“吉祥之鸟”,是一种曾经繁盛、又曾宣告灭绝的鸟类。迄今全世界的朱鸛,均是20世纪后期中国发现的7只朱鸛的后裔。

朱洁静,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舞台上,她脚步轻盈、舞姿灵动,演绎着朱鸛“涉”“栖”“翔”等姿态,矜持、典雅、高贵,呈现并升华着万物的灵与美。

舞剧《朱鸛》,亮相第三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舞台。此前,朱洁静已有8个月没演舞剧,她迫切地想把自己浓烈的情感和盘托出给观众。

生活中的朱洁静善于表达。舞台上,不发一言,她能做到表达力更强。现实生活琐碎,舞台世界完美,她说,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己存在的印记。这些印记,“我没有刻意选择过,生命中从来都是这一条路。”朱洁静说。

但人生怎么可能没选择呢?

最早的路口,出现在1995年。自6岁接触舞蹈起,嘉兴姑娘朱洁静一头扎进舞蹈的世界。父母希望她安稳,她却不惧挑战。1995年,不到10岁的朱洁静独自与少年宫的小伙伴们前往上海,报考上海市舞蹈学校,从3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30个幸运儿之一。自此,她踏上一条属于舞者的路。

这条路,一开始就是倒计时。舞蹈是青春饭,黄金时期多不过10年。绝大多数舞蹈演员,都面对着难以成角儿的职业状态。当年一个宿舍那么多女孩,至今留在舞台的,只有朱洁静一人。朱洁静不做他想。她说:“舞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感知,舞者不能活得太现实。”

16岁,朱洁静从舞蹈学校毕业进入东方青春舞蹈团,成为职业舞者。23岁,成长为上海歌舞团首席演员。那些年,朱洁静在舞蹈的旷野中自由呼吸,不计回报,用尽全力向前冲,从酣畅淋漓的《野斑马》到凄美动人的《霸王别姬》,再到壮怀激烈的《天边的红云》,一个角色一个脚印,一步步坚实地走向舞蹈殿堂高处,也舞进了观众的心坎里。

“年轻没有失败”

河南开封市 王 飞

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在我的小屋里寻“宝”,既寻“老光阴”,更寻“旧情怀”。同学扉页上张牙舞爪写着的“青春万岁”、摆满抽屉的音乐卡带、上了锁的日记本、已经褪色到分不出金银铜色的校园运动会奖牌……都是青春的印记。一盘名为《十七岁不哭》的录影带,一直留在我的“百宝箱”里。它像一台时光放映机,把我这个80后“老男孩儿”的青春片段投射成一段永恒的光影。

初次看《十七岁不哭》是在一个暑假。我像往常一样随机调换电视频道,不经意间,一群同龄男女呈现眼前。他们像极了我不周围的伙伴。简宁戴着细框眼镜解題的专注,杨宇凌在运动会上不服输的倔强,乐心把零食分给全班的慷慨,雷蒙参加各项课外活动的积极,都能在我记忆里找到对标的影子。那时的我们,也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争得面红耳赤,在教室角落偷偷传阅手抄歌词,用课间10分钟在草稿纸上“下”一盘简易五子棋。也正是那时的我们,会纵情肆意地在走廊尽头的窗台种下一颗颗憧憬未来的种子。

让我最忘不掉的是剧中人物间纯粹的友情。没有利益纠葛,没有复杂心机,只有下雨时共撑的一把伞,考试失利时递来的纸巾,还有放学路上并排骑行时分享的小秘密。这些

▲《咫尺千里》剧照。中国评剧院供图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赵德汝

艺坛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赵德汝

这部剧里有我的青春

这部剧中,观众或许会找到答案。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